

推开18岁记忆之门

李 晓

友人老侯，在2018年新年里，迎来了48岁生日。这天早晨，他出门去巷子里一家老字号面馆里吃了一碗牛肉面，浮着葱花的喷香牛肉面，安抚着老侯的食物乡愁。老侯吃了面条，发了一条微信，回忆自己18岁那年，就在这条江的下游，乘船逆流而上，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波推浪涌，来到这座城市中的一所学校学习。老侯说，那天黎明，望着码头上一级一级的长长石阶，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慌，在这座城市的马路上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，好比不识五线谱的歌手，结结巴巴地小声哼唱着一支热烈的歌。

前年，老侯18岁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，他送女儿到机场，仰望着飞机穿过云层，18岁那年的江上涛声，再次穿过迢迢岁月响起在耳畔。

“柏油马路起伏不止，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。我走在马路上，我像一条船……”朱哥41岁那年读到余华的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开篇语，顿时触电般振奋起来，这简直是朱哥当年的翻版。朱哥18岁那年，成为我们村子里第一

个考上省城的大学生，有天他坐在山梁上，望着鱼鳞般叠起的青瓦房顶上，老烟锅里吐出股股烟雾，他已经看到，自己就要像这炊烟一样，慢慢从故土上空飘远了。去省城大学报到那天，朱哥看到的柏油马路，也像余华描述的如“海浪一样起伏”，在这个乡下青年的眼里，喜悦之中，也夹杂着面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。而今，朱哥在北方一个都市里扎根，已是一家出版社的老总。

在2017年岁末朱哥发的微信里，我看见他“晒”出这样一张黑白照片：朱哥穿着草鞋坐在板凳上，满脸稚气中却透着少年老成的严肃；父亲站左边，眯眼笑着，衣服上的第三颗扣子扣到了第二颗位置上，这样看起来让他瘦瘦的胸膛有一些歪斜；母亲站右边，慈祥地笑着，两颗门牙已经掉了。这是朱哥18岁那年考上大学以后，父亲特地请乡里照相的师傅照的一张合影。

诗人老吴在微信群里“晒”出一张18岁时大学同学的合影照，他蓄着那个年代典型文青的长发，一个穿着白衬衣脸上现酒窝的姑娘，是他的初恋。老吴在群里说，那个初恋的姑娘，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。开饭店的老韩，“晒”出18

岁那年，一群青年穿着当年流行的“喇叭裤”，老韩开玩笑说，20个青年穿着“喇叭裤”在县城大街上集体出行，会腾起灰尘滚滚。人到中年在一条巷子里卖卤鸭的王大姐，“晒”出18岁时的一张照片，她留着一条长辫子，让我眼前浮现起民谣里的村里“小芳”姑娘。想起我18岁那年，刚刚高考落榜，迅速爱上了一个村里拖拉机手家的“小芳”女儿，因为她是农村户口（我当时已转为城市户口），我与气得暴跳如雷手提一瓶农药随时准备以自尽相威胁的父亲，在一张断绝父子协议书上颤抖着签下了字，我妈一把搂住我哭出了声：“你不是你爸的儿，还是我的儿！”

在迎来2018年的晨曦中，在网络世界纷纷缅怀18岁的青涩贫寒乃至艰难时光里，我同80岁的父亲面对面坐着，望着他脸上深重的老年斑，感觉有漫漫岁月里的风徐徐吹来，在风中铺开一条大道，让我重返18岁的年代，它不是我的芳华，但存放着我的青春记忆。18岁的记忆之门，于这中年季节开启，让我对过去再说一声再见，对未来再道一声珍重！

这一刻

张 萌

阳光真好
这是立冬后的第二天
从厨房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里
我仿佛听到什么
在啾啾作响

我和母亲面对面坐着吃饭
岁月在不知不觉
把我们推到了
中年和老年的站台
像两列在时光里交错的列车

心底升起对逝去的挽留
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
无非是那些生老病死
或喜忧参半的家族琐事
海蓝色的云在天空奔跑

我知道
像这样的时刻
在以后的日子里
已经见一次
少一次了

跋山涉水的乡愁

祝宝玉

黄昏，飘雪，放下书本，立于阳台。十四层楼，在小县城，不算低了。远望，空蒙蒙，苍莽莽。刹那，因自己半生的际遇而诧异，这小城不是我的故乡啊。这落雪的县城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，我是一个异乡人，它竟包容了我十多年了。我在这里工作居住，娶妻生子，在这里创作读书，却毫无违和之感。

这里的草木不是天然生长的，这里的人情是非总和我保持一定距离，这里的成败兴衰似乎与我毫无瓜葛。翻开过去的文字，却都记录着往昔的影子——故乡，是的，我笔端流动的是故乡小河的水，我头顶漂浮的是故乡温柔的云，手边飘落着温暖的雪。

蜿蜒的小路上业已落了一层薄雪。踩上去，簌簌地响。多亲切啊，经年岁月里，在多少次苦恼与挣扎时，多想寻一处安静的空间思考生活。此时，不觉凄凉，不觉寒冷，一层淡淡的宁静氤氲心湖。炊烟缕缕，村庄在静等，一个正在归途的人。是我，缓慢地走在乡路之上。把装满心事的心房腾空，留一片敞亮，装满白雪。那雪边落边融，化成水，绕过村庄，向东流，流过童年，记忆发芽。

井沿上落雪，石磨上落雪，竹林里落雪，屋顶上落雪，草垛上落雪……一场雪铺垫所有通达季节深处的路径。在雪上行走，便是在岁月里行走。雪花飘落纸上，衍生出井沿、石磨、竹林、屋顶、草垛……

有人说：“乡愁是散落在家书上的墨香，是笼在心间挥之不去的情怀。”可在在我看来，乡愁是一程雪堵的小路，是千里奔行的终点，我们期冀着，但尚未到达，内心充满渴望，忐忑，以及淡淡的忧愁。雪花是乡愁的翅膀。于是，我用一枚潮湿的词，把久积心头的情愫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抒发。

我跋山涉水远行，却在折返处，寻到了我的故乡，在梦里依稀，在一个黄昏后飘雪。我虽不曾真正触摸那儿的泥土，不曾把小麦和大豆揽在怀里，但我却品尝到了故乡的味道。那感觉如此真切，如一场皑皑大雪忽至。

我清晰地记着，十一岁那年参加完期末考试之后，冒着雪，奔行七八里路，从学校跑回家。门敞着，母亲正在给我缝制棉鞋……



网

金
忠
诚
摄

好时光，坏时光

郭华悦

你把好时光，都给了谁？

你升了职，开心了，想找人一起庆祝。邀上同事，朋友，甚至不过是点头之交的人，一起狂欢至深夜，却唯独忘了家中等着你的那个人。

结束了欢庆，好时光也画上了休止符。

回到家中，你满身酒气，迷迷糊糊。家中的那个人，于是开始忙了起来，忙着替你端茶送水，忙着替你收拾残局。你的坏时光，也渐渐拉开了帷幕。

这样的逻辑与模式，充斥着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。

你高兴了，想找人一起分享，第一个想到的往往不是离你最近的人。你拿起手机，或打开电脑，和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的人，互诉衷肠。你愿意对着冷冰冰的屏幕，诉说心里话，而不愿哪怕是抬起头，看看身边正以关注的目光，注视着你的那个人。

若是你不高兴了呢？

你的怒火，你的不满，往往冲着家里头的那个人，奔泻而去。或许你没意识到，但在你的潜意识里，这正是发泄怒火最经济最实惠的方式。你可以尽

情宣泄心中的负能量，而不必担心招来无法承受的后果。因为承载着你负能量的那个人，你十分清楚以及确定，那是个愿意为你默默付出的人。

如果你的爱情，是一家商店，那你做的注定是亏本的生意。不曾光临你这家店的人，或者与你毫不相干的人，得到了你最好的服务。你把最好最美的时光，都给了他们。而时常光临你这家店的铁杆顾客，得到的却是最差劲的服务，承载了你最坏的时光。

你说，长此以往，你这家店能关门吗？

所以，别再做得得不偿失的傻事了。最美的时光，给最好的人，这是一家感情的店能长久经营下去的不二秘诀。本末倒置，只会让你的感情世界里，好时光碰上不好的人，这样的悲剧一再重演。